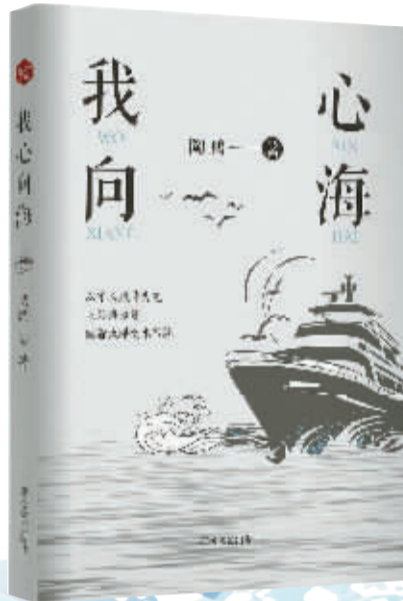


书评

昔日重来

——读陶鹏《我心向海》有感

□秦时明月



与文字打交道多年，渐渐发现，行文之道，大抵可分为两种：一曰开门见山、直抒胸臆，如江河奔涌，一泻千里；一曰欲说还休、犹抱琵琶，似曲径通幽，含蓄隽永。这恰如人之性情，或外向奔放，或内向沉静。

陶鹏的这本《我心向海》，从书名到内里的每一个文字，都无疑是前者的极致体现。它奔放、热烈，毫不掩饰地大声呼喊出内心最炽热的情感：那片海，此生挚爱；这份情，从未离开。

这本书已在我的案头静置数日。倒不是没有闲暇阅读，只是如同“近乡情怯”，竟感觉不太敢打开。因为我预料到每每与这一类有着军旅情结的文字重逢，便“疑似故人来”，一定会触动内心最坚硬也是最柔软的所在。他们说，中老年人，早该戒掉情绪了。我自知不能。因此，有时候，我没有办法，对于能激起我胸中波澜的那些人和事，我只好“物理隔绝”。

但我终究还是打开了。这本书从距离我并不算遥远的海边寄来，带着海风的气息。我仿佛能从中听见波涛的清响，看见三江口的灯光，甚至能嗅到一丝天一阁的书香。这里面，藏着作者十八载的年华。没有长期舰艇生涯、漫长出海经历，若无对那片深蓝深情的凝望、对那份执念执拗的守望，断然写不出这些文字，讲不好那些故事。

同样是海军老兵，二十二年的从军岁月，我对这份眷恋更易共情共鸣。转业到地方十多年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从发型到穿着，从谈吐到气质，甚至从微信昵称到个性签名，总能一眼辨认出有过军旅生涯的“同道中人”。很多时候，人潮人海中，只需一个眼神，便能相视一笑：原来，你也在这里。

战友陶鹏，他对文字的这份热爱与执着、深情与坚守，时常令我心生惭愧。这些年，“忙”与“累”成了我最常用的借口，让我越发懒惰，笔下的锋芒也渐渐钝去。但陶鹏不，他总能在那个喧嚣甚至聒噪的微信“朋友圈”里，带来一抹沉静的墨香，时不时地就能看到他新出的文章，可谓笔耕不辍。这份坚持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

翻开书页，那些熟悉得令人心颤的场景扑面而来。书中写到大学生郑泳从军未果的遗憾，那份失落与不甘，我们听说过、遇见过；而关于舰艇官兵的战风斗浪、晕船日常，那些狼狈却又坚韧的瞬间，更是将“兵味”与“海味”揉碎了，直接铺陈在我们眼前。我仿佛看到多年前，刚刚军校毕业，在一次出海中，晨曦里、甲板上的那个年轻的我；旁边放一个桶，晕船严重但吐完坚持主播“水兵之声”的那个倔强的我。

更令人动容的，是作者笔下那份深沉而朴素的家国情怀。当战舰巡航在辽阔的海疆，作者对着流星许下三愿：海域安宁、将士成钢、亲人安康。我想起了戚继光的那句

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。这心愿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，却将军人对国家的忠诚、对战友的担当、对亲人的牵挂，熔铸于最平凡的祈愿之中。海域安宁，是军人对家国最深沉的承诺；将士成钢，是对并肩作战的兄弟最殷切的期盼；亲人安康，则是铁血柔情中最柔软的角色。

这些细节，如同散落在书页间的珍珠，串联起的，正是我们共同的生命印记。我相信，每一个心系“海军蓝”“浪花白”的人，都能从这本书的只言片语中，找到佐证自己青春印记、戎马生涯的“蛛丝马迹”。那些熟悉的画面、那些泛黄的相册、生命里终究难舍的那片“蓝蓝的白云天”，都会随着翻动书页的指尖，重新变得鲜活。那些热辣滚烫的情感，那些关于忠诚与友谊、牺牲与奉献、光荣与梦想的宏大叙事与细小情节，会如同涨潮时的海浪，汹涌澎湃，呼啸而来。

《我心向海》，这不仅是一本书，更是一声号角，一次集结。它召唤着所有曾在这片深蓝留下足迹的人们，共同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青春虽不再，昔日可重来。陶鹏用他的笔，为我们所有向海而生的人，写下了一份最真挚的告白。

书市扫描



《纪念他们的步履》
作者：洪子诚
出版社：文津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4月

这是一部怀旧怀人散文集，既是对逝去与健在友人的深情回望，更是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一次梳理。作者以亲历者视角，致敬乐黛云、谢冕、钱理群、戴锦华、曹文轩等知名作家，通过个人生命轨迹，折射当代学术史的脉络。



《最后的江湖戏班》
作者：马宏涛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4月

本书聚焦武汉一个民间楚剧团——吴正彬剧团的兴衰沉浮。作者通过实地采访与细致观察，不仅鲜活呈现戏班成员的日常、排练与演出场景，更深入探寻演员的人生故事与命运轨迹，真切折射出基层戏曲艺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文化传承状况，是对一个文化现场的珍贵纪实。



《往日食光》
作者：郑如倩
出版社：九州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4月

本书以美食为经、时间为纬，将芜香鲁面的人生况味、沉淀时光的碗粿、白蛇与青龙汤等料理，连同背后的往事娓娓铺陈。循着作者的文字，仿佛踏入老台中街巷，在摆着旧物的小铺间漫步驻足，召唤走远的心灵，在味道里找寻青春与城市记忆，熨帖人心。
戴骏华 文